

鎮遠文史資料

第三輯

政协镇远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89



镇远文史资料

第三辑

9/222/4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镇远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前 言

政协主席 胡 杰

人民政协文史工作是周恩来同志1959年倡导开展起来的。它是政协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份，也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事业。我县文史资料工作起步较晚，是1984年才开始的，至今已有五个年头了。五年间我们共征集“三亲”史料、文献资料和其它资料五十多万字。编辑、出版了《镇远文史资料》一、二辑。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主要是：一、全国政协根据不同时期，能适时制订正确的指导方针；二、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三、广大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的积极支持；四、我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积极工作的结果。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史时期，我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应当从自己的实际和特点出发，贯彻中共中央十三届四、五中全会精神，继续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在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方针指导下，牢固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思想，努力征集和选编有助于人民群

众、特别是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资料；努力征集和选编对我县经济文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工作有借鉴作用的资料；进一步发挥文史资料的作用，在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中，作出无负于时代的贡献。

1989年12月5日

目 录

前 言.....	胡 杰
中共建党初期的党员周达文.....	蹇人弘 (1)
血洒羊场	
——纪念马成龙、周剑侠、吕希新、姜尔元四烈士	
.....	周炳林 (5)
回忆解放初在羊满哨的日子.....	王世云 (10)
镇远水电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林宝善 (15)
昔日的“瘴疠之区”今天的旅游胜地.....	林宝善 (18)
解放初期教师工作的回顾.....	申扬轩 (23)
回忆镇远县供销合作社的初建.....	龙光清 (29)
清末民初镇远人民的几次抗苛捐杂税斗争.....	陈书元 (36)
清末民初镇远的能工巧匠.....	黄永锡口述 欧阳光整理 (40)
太平天国革命烈火有熄灭于镇远牛塘之说.....	黄荣祺 (45)
镇远之名的由来.....	李泽厚 (47)
潯阳河上一古城.....	杨德桑 (50)
镇远古道及交通运输.....	欧阳光 (59)
辛亥革命在镇远.....	杨德桑 (66)
“黔东事变”杨玉和攻打镇远.....	蹇人弘 (71)
从点松膏到电灯.....	李泽厚 (75)

镇远图书馆的兴起·····	李泽厚	(78)
镇远县豫剧团浮沉史·····	孙 潮	(80)
镇远陈年道菜今昔谈·····	余国廉	(87)
镇远城的饮食文化谈·····	谢 鸣	(91)
黔东运动大会简介·····	沈大勋	(96)
镇远县第一届国民体育运动大会简介·····	沈大勋	(99)
镇远县民国卅二年度划船竞赛大会简介·····	沈大勋	(102)
光绪年间重修中元洞的植福禅师·····	谢 鸣	(104)
国民党在镇远的历史沿革·····	黄贵武	(106)
童子军在镇远·····	谢 毅	(108)
解放前体育课程设置的历史回顾·····	李孟舆	(112)
回忆镇远师范音乐研究会·····	谢 毅	(114)
镇远县青溪中学落成序·····	石准之、杨西横	(116)
镇远师范学校沿革·····	冯吉扬	(118)
回忆我的父亲·····	冯祥林	(120)
杨金谷先生生平事略·····	吴展明、李光厚	(125)
余情长留人间 ——记镇远名医杨餌辛 ·····	曾祥斌	(128)
潘志祥二、三事·····	李茂林搜集整理	(134)
杨玉和·····	裴卓昌	(143)
镇远茂兴布店店主杨梅村·····	段文浩	(144)
挥笔青龙洞的果勇侯杨芳·····	黄荣祺	(150)
古楹联拾遗·····	黄永锡搜集	(154)
解放前镇远中学的校歌·····	谢毅供稿	(157)
征文启事·····	编辑组	(159)

中共建党初期的党员周达文

蹇人弘

周达文及其不幸遭遇，长期鲜为人知。党史工作者，遵循党的政策，内查外调，辛苦了一年多，终于弄清了周达文的基本情况。1987年12月8日，党中央组织部以（87）干审字1556号文件，批准了《贵州省委关于给周达文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请示报告》，从此，镇远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英烈传上，又增添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党员——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周达文，原名周达定，俄文名邱贡诺夫，笔名屈公，1902年生于镇远城关，在道立中学念书时叫周达定，1920年春，中学未毕业就随父去北京，用他二哥周达文的毕业文凭考入北京俄文专科学校，于是改名周达文，其二哥则改号为名叫周敷世。1920年9月，周达文参加了在北京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首次会议，随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俄文专科学校毕业后，曾在上海为党中央搞过俄文翻译工作。1925年10月，周达文受党委派遣，带领一百多名党团员和进步青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先从上海乘一艘苏联运煤的船到海参崴，再转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到莫斯科。为了做好旅途中的思想教育和安全保卫工作，还在这些留苏学生中建立了一个临时党团支部，周达文任书记。周达文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学生，和俞秀松（浙江暨县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织成员、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董亦湘

（江苏武进县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王明等同在俄语高级班学习。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早在开学初就参加了该校教务处工作，他们帮助组织教学方案，购买中国图书，制定训练方针等，深得教务主任阿古尔信任。而王明在同学中拉拉扯扯，搞宗派活动，引起了大多数中国学生的反感。周达文等看不惯王明夸夸其谈、目中无人的态度。王明也看不起这些资格老的同志。但王明的俄语学得快，颇得“中大”副校长兼俄语高级班教员米夫的赏识，成了米夫的得力助手。王明倚仗米夫的支持，他的宗派集团掌握了“中大”的行政与党支部局的大权。

1927年6月，“中大”首届学生毕业时，在一次全校的工作总结大会上，在教职员工中，特别是在中国学生中，发生了公开的激烈斗争，以周达文等为首的教务派学生，批评王明宗派集团控制的支部局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而支部局蓄意指责周达文等人反对支部局的领导。第一期学生毕业后，周达文调到列宁学院工作，为中国部负责人。当时继续留在学校的第二期学生仍不断发生风潮，大多数学生都不满意王明所支持的由博古等领导的支部局。而王明宗派集团把学生反对支部局的斗争，无中生有地说成是一个所谓“江浙同乡会”策动的；他们诬陷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是“江浙同乡会”的头头。1927年冬，以向忠发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了莫斯科，王明、博古给向忠发汇报留苏学生思想情况时，说中国学生中有人成立同乡会组织，反对支部局领导。向忠发听信片面之词，就在一次留苏学生大会上不指名地宣布：“江浙同乡会”是一个反革命组织，不坦白就要枪毙。这引起了江浙籍学生的极大愤怒和恐惧。尽管留苏学生中气氛很紧张，但是同学中反对支部局的斗争并没有平

息下来。大约在1928年上半年，经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以及瞿秋白、周恩来参加的中共代表团三方联合审查，否定了这个同乡会的存在。

1931年，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宗派集团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等人的策划和支持下，夺取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并推行一条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是年秋天，由于上海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王明害怕艰险，辞去党中央领导职务，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回到莫斯科。他以中共代表团名义，要赶走列宁学院中国部负责人周达文和教员俞秀松、董亦湘等人，企图控制中国部。因为列宁学院负责人凯萨诺娃和周达文等比较接近，了解他们的情况，所以王明一时未能得逞。直到1932年春，周达文才调到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伯力），任联共远东边疆区党委中文报《工人之路》总编辑。在中国侨胞中做工作，一直到1937年7月。

周达文在苏联学习工作期间，对俄文，对苏联和中国革命问题很有研究。早在1927年4月9日，斯大林给周达文的复信，就论述了和国民党统一战线的问题。同年5月13日，斯大林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作报告，还系统地讲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统一战线等十个问题，这个报告会，就是周达文担任的翻译，是傅钟同志主持的会议。另外，周达文还写文章阐述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学校领导人的好评和学生的尊重。因而，王明更加怀恨忌妒。

1932年王明又攻击周达文等在列宁学院中国部学生中不研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和共产国际十一次扩大会议的决议，诬陷周达文等是“反党分子”。当时在列宁学院中国部的学员陈郁（中国部学生党支部书记）不同意王明的说法。经共产国际审批结论，周达文不是“反党分子”。1937

年春，王明又趁会见斯大林时诬陷周达文和俞秀松是“坏人”。周达文终于在1937年7月14日被苏联内务人民部逮捕（后被错杀），接着，王明、康生又诬陷周达文是“托派”，1937年10月5日，《救国时报》上发表署名德城的文章，诬陷周达文和俞秀松、董亦湘是“托洛茨基匪徒”，并把已经组织否定了的“江浙同乡会”、“反党分子”等问题又重新抬出来，把反对王明作为“托派”根据。1938年2月8日，康生在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发表由他本人署名的文章，诬陷周达文、俞秀松和董亦湘是“在苏联的中国托洛茨基匪徒”。而当年在苏联学习工作的老同志都明确表示周达文不是“托派”。

综上所述，周达文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党员，对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作过贡献。他是王明、康生诬陷，被逮捕错杀的。与他同案被逮捕错杀的俞秀松、董亦湘，已经平反。所以周达文也应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这就是结论。

1988年2月11日，省委办公厅约请有关部门，讨论了经徐健生、秦天真两位老同志同意的省委党史办《关于给周达文同志办理平反昭雪事项的建议》，大家认为，根据政策规定，参照给周达文同案被害的俞秀松、董亦湘平反昭雪的一些作法，具体办理。向周达文的亲属传达省委的请示和中组部的批复。由宣传部门进行宣传报道，请现在中央工作，了解周达文革命活动情况的老同志撰写纪念文章。修复周达文故居，建立纪念碑，并建议请邓小平同志或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为纪念碑题字。

（本文的撰写，原省党校冯玉理校长提供了大量文字资料，作者在此表示感谢）

血 洒 羊 场

——纪念马成龙、周剑侠、
吕希新、姜尔元四烈士

周 炳 林

建国四十年来，镇远县各族人民时常想起在“羊场事件”中，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而壮烈牺牲的马成龙、周剑侠、吕希新、姜尔元四烈士。他们为镇远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鲜血，人民永远怀念他们。

1950年1月6日深夜，镇远县羊场区人民政府的干部人员，经过一天的紧张工作之后，已悄悄进入梦乡。就在这时，凶恶的二、三百名土匪，突然包围了羊场区政府，妄图颠覆刚建立50天的人民政权，实现国民党溃败前所策划的“应变计划”。羊场区是国民党镇远县政府所制定的《紧急应变计划》中的“根据地”和“游击区”，在其溃败前就组织各种反动武装力量，企图盘踞密林深山与我军对抗。镇远解放后，原国民党镇远专署独立营营长孙绍武坚持反动立场，专程从黄平县窜到施秉县的高碑、清明和镇远县的花滩、羊场一带，网罗其散兵游勇、旧政权基层骨干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惯匪，组织扩大土匪武装，狂叫要把“共产党赶出镇远”，反动气焰极为嚣张。1月5日，匪首李云章、雷成正、唐仲文、蒋国臣等按照孙绍武的指令，集中到施秉县谷地（与羊场区交界处），地主李大全家召开秘密会议，

策划抗交公粮、抢劫人民政府的枪支弹药和盐巴，并决定6日夜攻打羊场区政府。

6日晚上，区委书记周剑侠、区长马成龙、区委委员颜景石三同志研究安排完羊场区的下步工作之后，已经是深夜11点多钟了，大家很疲劳，很快入睡，没想到区政府已被土匪团团包围。土匪为将区政府一口吃掉，煞费苦心作了安排：匪首熊玉清派匪徒以借“盐巴”为名，夜里进入区政府了解区政府内干部人数和火力情况；又派匪首杨学顺带领约一百人把守羊场到镇远的重要路口流沙关，堵截镇远增援部队。然后熊玉清率李云章、蒋永忠等股匪，配备机枪四挺，兵分三路包围羊场区政府。凌晨左右，土匪向区政府发起进攻，顿时，枪声、喊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冲破了宁静的夜空。

区政府的干部人员在激烈枪声中惊醒过来，区长马成龙握着两支“二十响”从床上跃起，正准备痛击敌人，不幸被土匪的机枪击中牺牲。

马成龙，1922年出生在山东省齐河县化店乡油房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兄弟二人，由于父亲早逝，家庭生活十分困难，他小学未毕业就跟着母亲讨饭度日，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牛马不如的生活。因此，他从小就对地主阶级怀着深仇大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侵略军惨无人道的罪恶行径，又激起他满腔民族义愤，1945年参加抗日战争，不久担任联防队长。他勇敢机智，经常带领民兵在日伪占领区打击敌人。194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提任区武委会干事。这年秋，当地还乡团长刘法禹带领顽匪100余人，到解放区牵牛抢粮，马成龙带领数十名民兵在齐禹张传土河口伏击，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战斗，打死敌人20多名，缴获不少

枪支弹药。此后，他带领民兵夹电线，拆铁轨，使敌人的运输几个月不能畅通。他作战勇敢，多次受到上级表扬，成为闻名全县的英雄人物。1948年他被提任齐禹县武委会股长。1949年5月，他随大军南下到达江西省进贤县后，任赵普区区长，同年8月随军西进解放大西南。11月8日镇远县解放后，他任羊场区区长。他初到羊场，情况不熟，工作困难多，他和同志们克服困难，努力工作，在很短的时间里，建立了区、乡人民政权，组织了区、乡支前委员会。他还积极带领同志们收缴敌人溃败时隐藏的枪支弹药和盐巴。他经常深入到贫苦农民家中，和农民谈心，关心他们的生活和疾苦，帮助他们解决具体困难，并用生动感人的事例启发群众起来参加革命，当家作主人。许多贫苦农民受到他的启发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后来成为剿匪、清匪、反霸、土地改革中的积极分子。不幸，土匪的枪弹夺去了他的宝贵生命。时年28岁。

马成龙的牺牲使同志们十分悲痛，更加激起他们对土匪的无比痛恨，他们决心与土匪战斗到底，消灭土匪，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为马成龙同志报仇。在区委书记周剑侠的指挥下，大家沉着应战，把仇恨集中在枪口上，用愤怒的子弹消灭了不少敌人。这时，周剑侠更是沉着冷静，临危不惧，虽然敌众我寡，形势对己不利，他却没有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他只有一个念头：打退土匪的进攻，保卫区政府。

周剑侠，原名葛荣清，1918年出生于山东省齐河县十二里阁一个农民家庭，他于本县分师讲习所毕业后，任过乡村小学教员，这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他用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学生，积极进行抗日宣传，随后，他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于1944年参加了革命。在艰苦的对敌斗争中，他经常活

动在敌人“眼皮”底下，宣传和组织群众拿起武器，与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1945年周剑侠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调到区里担任财经助理员，1947年调任县工商科长。他经常深入乡村，组织群众发展生产，为不使解放区物资流入敌占区，以保证解放区的人民生活，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1948年8月，他任齐河县一区副区长，1949年春他随军南下，5月任江西进贤县梅庄区委书记，同年9月，随军西进贵州。镇远解放后，他任涌溪区委书记。他率领全区干部发动群众，迅速开展接管、建政、征粮、收枪等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县委布置的各项任务。1950年1月2日，周剑侠调任羊场区委书记，他不论在哪里工作，都认真负责，卓有成效，受到同志们的称赞和爱戴。此刻，他沉着冷静地指挥战斗，使同志们受到很大鼓舞，决心团结一致，誓与土匪决战到底。

这时，敌人的攻击越来越激烈，周剑侠和同志们利用窗台、屋角作隐蔽，集中火力猛烈地还击敌人，打退了土匪数次进攻。熊玉清恼羞成怒，胁迫匪徒发起新的攻击，并猖狂叫嚷要“活捉马成龙”，土匪渐渐接近区政府，周剑侠一声令下：“打！”子弹、手榴弹愤怒飞向敌群，土匪倒下一遍，其余的慌忙逃窜回去。熊匪见又一次进攻失败，象恶狼似的红着双眼，命土匪集中机枪，向区政府的房子疯狂扫射。区干部吕希新、通讯员姜尔元不幸中弹牺牲。

吕希新，江西省贵溪县人，他的家乡一解放，即参加革命，接着随军西进贵州。他参加革命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党的教育下，已成长为一个能吃苦耐劳的好干部。在镇远的接管、建政、征粮等工作中，他默默地努力工作，做出了自己的应有贡献。他牺牲时年仅25岁。

姜尔元，山东省齐河县人，他走进革命队伍时，还不到二十岁。从山东，到江西，到贵州，数千里的革命征途，把他锻炼成一个具有坚强斗争觉悟的革命战士，他爱同志，恨敌人，尽心尽力地保卫首长的安全。在与土匪激战中，他时时注意保护区委书记，不幸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战斗进行到清晨二、三点钟时，土匪的攻势没有丝毫减弱，相反越来越猛烈。显然土匪想在天亮前吃掉区政府。周剑侠分析土匪的企图之后，鼓励同志们继续战斗，坚持到天亮。到那时火力易于发挥，战斗于我就有利多了。土匪的机枪对同志们是个极大的威胁，他要大家集中火力打掉土匪机枪，经过一阵猛烈的射击之后，土匪的机枪终于哑了，但敌人并没有罢休，接着又组织了新的攻击。匪徒从四面八方逼来，枪声一阵紧似一阵，密集的子弹在同志们的头上乱飞，呼呼直叫。周剑侠与同志们英勇还击，但是他们的弹药已经所剩无几，区委颜景石、炊事员老杨，也已身负重伤倒在血泊中。周剑侠怒火中烧，从房中跃起，准备向外冲击，不幸被敌机枪击中腹部和大腿，栽倒在血泊中昏迷过去。

当周剑侠苏醒过来时，土匪已冲进了区政府。匪徒们正在你争我夺地抢东西，他强忍着剧烈的伤痛，侧卧在地板上，艰难地将最后的两颗手榴弹甩向敌群。在爆炸声中，周剑侠再次昏死过去。当黎明来到时，周剑侠同志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壮烈牺牲。

周剑侠、马成龙、吕希新、姜尔元四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它告诉人们，被打倒的反动阶级决不甘心失败，必然要作垂死挣扎，革命的人民不能丧失革命警惕，必须用革命的铁拳将他们彻底打倒。在党的领导下，镇远全县各族人民团结战斗，终于将土匪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了。

回忆解放初在羊满哨 的那些日子

王世云

1950年7月上旬,我由军大五分校分到镇远专区,同行十二人只有我一人留在镇远县,其余的同志都分到别县去了。县里明确我到新民乡工作,由于想见一下王佐光县长,我在县政府住了三天。后来一位领导告诉我,王县长已去江古,叫我和周爱华乡长一道下去;这位领导还告诉我,新民乡地势偏僻,交通闭塞,多数是少数民族,下去语言不通,又无电话,加上土匪猖狂,要特别小心。听了这番话,心中总算有了底,便在第四天同周乡长及军分区武工队的五位同志一起动身去新民了。

新民乡乡政府临时设在羊满哨姚元斌家,乡政府除了周乡长和我外,在当地还吸收了两个农民一起工作。一个叫田儒辉,爱和村的人,二十多岁,当乡政府的通讯员;另一个叫潘世鑫,三村大冲的人,是一个地主子弟,也二十多岁,看样子还老实。由于田儒辉、潘世鑫两人都是苗族,所以带他们一起下去宣传党的政策,对分化瓦解敌人,发动教育群众十分有利。武工队住在姚茂昭家,离我们的住房只有五十余公尺,连同炊事员,两下总共有四十二人。王思恭队长把大家分编为三个分队。记得初到羊满哨的十天里,我一连五、六个晚上都跟武工队的同志深入白腊洞、翁贡等地发动

群众，摸敌情，回来后还要站岗放哨，挖战壕，修碉堡。王队长曾告诉大家，松明的杨国光，报京的周权高，白腊洞的石进培，松柏的邵治安这几股匪已暗地勾结，随时可能前来攻打我们，碉堡一定要在敌人进攻之前修好。所以，我们白天黑夜都要忙着抢修碉堡。一天中午大家正抽空睡觉，我和周乡长睡一铺床，田儒辉、潘世鑫则睡楼板，当午觉醒来，突然发现田儒辉不见了，同时我挂在墙壁上的美式长枪和装有一百多发子弹的子弹袋全不翼而飞，连周乡长的短枪和一双胶鞋也没了踪影。于是我和周乡长立即找到王队长，大家分析认为，田儒辉一定背叛我们，带着枪支弹药投靠土匪去了，据了解，后来田儒辉果真投靠杨国光匪部，当了匪中队长，並积极参与反革命活动，组织土匪攻打过乡政府和武工队，不过后来在铁壁合围剿匪中被活捉，公审枪决了。潘世鑫则扬言修碉堡太苦，准备回家生产，因此我们多次找他做工作，想从他口里摸一点田儒辉携枪逃跑的情况，可是一无所获。不久，他便执意请假回家了。而且不出十天就投靠秀地大地主杨大汉，参加了石进培匪部，最终也落得个落网就擒的下场。

自乡政府发生携带枪支逃跑事件后，我便被编进武工队第三分队。当时环境十分困难，靠近羊满哨两三华里的老城、大冲、白腊洞等地，三两人简直不敢上路，随时有遭土匪袭击的危险。武工队除留一个分队坚守碉堡和驻地外，其余分队不管白天黑夜都深入白腊洞、秀地、岩脚、老城、塘头哨、翁贡、大冲、金堡、松明等地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召开诉苦会，培养积极分子，成立农协，以及摸土匪和地富活动情况，这才逐渐使广大群众认识到，要想翻身过好日子，只有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